

# 學匯

第二百四十四期

學匯

一九三二年七月九日

## 無礙室閑話

老梅

中國平民，舊日對於地方橫暴官吏，欲發起反抗時，常發一種「鷄毛傳單」，(傳單上寫明因某事于某日集地，由一村傳一村，一日遍到。上插一鷄毛為記，或曰「鷄毛」乃「急忙」的音變集合大眾，議決「殺官」或「逐官」的辦法。又時議決「罷農」抗稅。各執田器，擁至公堂，名曰「交農器」，表示不為官吏耕田的意思。(這是平民誤聽土地是官有的道理，稱官出給官納租，今抗稅故先表明不種田。其實田是大家公有的田，本無納稅於官的道理，此種舉動，可以不必。簡直不消糧好了！)清季署安某邑「團練」，逐去污吏，事平，繼任補倡亂者，衆不服，派人人京上訴。臨行，一老頭師，告諸人曰：「牢記着！我們承認『衆集』不承認『集衆』呵！」其言真行變領，因「衆集」可表示民衆自由集合，是大家自動的「衆怒難犯」；「集衆」便是由一二人為首，鳩合民衆，民衆立於被動地位，成了一種少數人煽惑情狀；一顛一倒，意思差的遠去了！現今無政府主義者，主張自由聯合的羣衆運動，便是「衆集」式，即馬克斯主義者，主張首領指導的運動羣衆，便是「集衆」式。

孟子曰：「富歲子弟多賴，」賴字有所為依賴的，有所為懶惰的；其實依賴便是，情的根基。

中國舊劇界有「班規」曰「養病不養閑，」這可以作將來自由時代的，不成文法，就是「有飯不致懶漢吃」的公例。

未完

## 政無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叙

傳

(續)

胎上萍

### 幼年時代(十三)

▲跳舞席上著者身受之榮寵

我們正站着一榜聽候命令的時候，只見有一班身穿大禮服的侍從武官，東奔西走的忙個不了。等了一會功夫，那些侍從武官，忽然的走到吾們的面前，忙忙的把吾們一人，由吾們的隊伍的中間，抱了出去。那時候吾的叔父格格林皇子，「他身上穿著一套通古斯族人的服裝，上身的衣，是用皮做成的，並且還帶着弓和箭兩樣武器，看實是要使人賞識的不得哩。」世走上前來，伸着兩支手，把吾抱了上來，引到皇帝的寶座面前去了。

皇帝一看見了吾，就把吾叫到他的身旁去，命吾站在那些將軍和貴婦人的中間，儼然把吾當做侍從武官一樣的了。那是為甚麼緣故呢？據吾想來：或者因為吾的年紀最小，並且戴着那頂頂輝煌的武官帽，所以特別使人注意，亦未可知。但是據別人說起來，那位皇帝，真是一個好奇的人，或者他那時候，所以特意把我叫他近傍去，這就是受了那好奇心的驅使罷。後來吾還聽見別人說，在那時候，皇帝曾經把我引到那些貴婦人的面前，並且抱着吾，向瑪利亞歷山德羅納夫人道：「你非替吾生一個這樣的好兒子不可。」把那位瑪利亞夫人，

弄得面紅耳赤起來害羞的不得了。照這樣看來，那尼古拉一世皇帝，真算是個好奇的滑稽家了。吾還記得那時候，皇帝曾經問吾道：「你愛食糖菓麼？」吾曾答道：「吾愛食小餅干。」皇帝就立刻喚一個侍從，去搬了一大盤的餅干來，用一方頭巾包着，交與吾的手中，吾就得意揚揚的說道：「帶回家去給些二哥吃罷！」總而言之那時候，吾所身受的榮，真算是了不得了。

惟有那弟弟密克哈喇，却有些討厭，因為他自己以為有點小聰明，所以特意思想些方法出來，把吾拿來開頑笑，簡直把吾弄到哭了起來。他是怎樣的戲弄吾的呢？就是伸着他的一支粗大的手掌，按在吾的面孔上，先從頭上往下一撫，他口裡發着嘻嘻的說道：「你若是好孩子，大家就對你這麼樣！」說完了那句話，他又把他的手指按着吾的面孔，使勁向上一擦，說道：「你若是不好的孩子，大家就要抓你這麼樣。」那時候吾的面孔上的皮膚，差不多都要被他擦破，所以我想要多住不哭，也就不成，不由得立刻淚流滿面起來。幸虧那時候，那些貴婦人，都是很袒護吾的，並且瑪利亞夫人，特意把我抱到一張絨椅子上坐著，那位皇帝，纔沒有再來和吾為難。照這樣看來，那位密克哈喇兄弟的性情，真算是陰險殘酷的不得了。他對一個小孩子，也都不肯用一分憐愛體恤的好意，若是對待別人呢，那就更不堪設想的了。

### 幼年時代(十四)

▲著者運命之第一步

▲天兄亞歷山大之奉旨入校

後來等到跳舞完了的時候，吾就立在客廳的門外，等候馬車回棧。那時候就有一般勢利的親戚，一齊擁上前來，或撫摩吾的頭，或家

「或再檢點！並且大家還要乘口同聲的向吾說到：『僕官！恭喜你今天當了皇帝陛下的侍從武官啦！』他們說那句話的時候，說都現出一種羨慕的神情；但是吾聽見他們那種話語，却很不自在起來，所以吾就直截了當的回答他們：『吾並不是什麼侍從武官！吾是打算回家去哩。』後來他們還是裝着歡喜的說個不了，那種聲浪，差不多要把吾的耳鼓都要震破。幸虧吾家來迎接吾們的馬車，不久就已到來，所以吾就雙手抱着皇帝賞賜的那包餅子，跳上馬車回家去了。

再說他們那班親戚，爲甚麼要來向吾恭喜道賀呢？說來實在也不能說他們多事。爲甚麼呢？因爲皇帝那天既已把吾喚到他的近邊，站着了一回，那就要算是他將來要命吾做侍從武官的預約一樣。在那時代說起來，凡莫斯科的貴族，都是很有被選做候補侍從武官的欲望；且大家都覺得以被選爲榮耀的事。所以不惟那班親戚們要來羨慕；並且吾的父親、更是謝天謝地歡喜的不得了。那時候他老人家的中心，差不多要把將來做老太爺的快樂，都想像了出來哩。惟有繼母，平日對吾原來不很親切，所以那時候，難免眼看見吾受了尼古拉一世的榮耀，也就沒有真正歡喜的感情。不過看見父親既然歡喜，也不得不勉強敷衍一回。吾還記得那時候，繼母會向着父親說道：『兒今天所以能夠得到皇帝陛下的榮寵，還是儘先替他祈禱得來的咧！唉！倘若吾的生理在世，恐怕他老人家的感想，又另是一樣的了！吾敬謝這裡，又免不了要把吾的生母想起！哩。這些閒話，暫且擱下說。總而言之，吾那天在那莫斯科貴族的跳舞大會大席上，既被尼古拉一世選做少年候補侍從武官，就要算是吾終身的一件大事，所以吾說，那就是吾的運命的第一步了。

到了第二年，在聖彼得堡，又有了一回熱鬧的祭典，就是伊志邁爾布斯克聯隊的五十年紀念祭。因爲父親在青年時代，曾經隸屬於那

個聯隊中間，所以又要預備會的事，家中又忙的了不得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吾家因爲忙到倦了，所以就就寢的時間，故早了些。誰知道等到聯隊上下的人將要睡著的時候，忽然聽見門外來了一輛三匹馬拖的大馬車，一到門口，就由車上跳下一個人來，叩着吾家的大門大聲疾呼的嚷道：『請開門罷！皇帝陛下的聖旨到了！』

那時候吾家上下的人，聽見那叩門的聲音，都從睡夢中驚醒起來，却猜不着那聖旨的意思，所以家都恐慌的了不得了。父親也就戰戰兢兢的，跑到書房裏去，預備迎接那聖旨。但是爲甚麼緣故，他們要那樣的恐慌呢？因爲那個時代，俄國的軍法會議，勢力最大，不啻是甚麼大軍官，都能依那會議的意思，去革職處罰的。所以那時候做軍官的人，都是朝不保夕的，存着一種驚天吃飯的念頭。所以父親一聽見聖旨到來，就以爲是革職的上諭，又怎麼能夠不恐慌呢？誰知道來的那道聖旨，並不是甚麼凶事，只聽見那位欽差說道：『奉上諭凡留軍官之子，有未入陸軍幼年學校者，其速入學。欽此！』

父親聽明了聖旨的意思，心中才安定了一些，但是他他老人家的兩隻手，仍是顫動不了。所以就戰戰兢兢的答道：『臣長子已昇莫斯科軍官候補生，現今正在第一師團見習，臣末子（就是著者）已是侍從武官的候補者，一到入學年齡，即當遣入學。惟有臣次子亞歷山大一人，現遠在家罷了。謹奏！』父親向着那位欽差，把這段話回答完了以後，又恭恭敬敬的寫了一封奏摺，交給那位欽差，這才完畢。後來又過了幾個星期，皇帝才又向父親下了一道上諭，說的是：『奉上諭，速遣爾次子亞歷山大入列爾村之軍官學校。欽此！』

所以吾們兄弟三人，從此以後，都不得不遵照尼古拉一世的勅諭，去受那軍隊的教育啦。但是尼古拉一世，爲甚麼緣故，叫吾們全旨去受那軍隊教育呢？那並沒有甚麼別的原因，只因爲尼古拉皇帝，

要顯貴族的子弟，去做別項的事業，所以他常說，貴族的子弟，除了不體虛弱的人以外，總不宜去做軍人以外的職業哩。吾們的父親，也身且很希望吾們兄弟去做軍人的，所以父親看見吾們兄弟三人，全已放棄官要受軍隊教育，也就非常心滿意足的了。

(未完)

### 什麼叫做道德

鍾魯齋

因他人成的而模倣之，學習之，漸漸由個人而傳至團體，遂成了社會上的禮俗。杜威的倫理學說：「道德生成，照心理學說來，有三個次序：一是自然的動作，二是注意的行為，三由注意而復習遂成了種種習慣。」也是這個意思。可見得一切禮俗，也是由人的經驗和習慣生出來的。古人看到禮俗，非常重要，變成了一種道德律。說文：「禮從示從豐，示從二，從川，川即日月的狀。言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的意思。豐，是行禮的器具。又祭字，篆文作祭。夕是肉字，又是手字。」古人沒有器具的時候，用手把一塊肉來祭天地和日月星辰。因為「祭則受福。」祭祀的目的，原於求福，所以祭義說：「君子之祭之也，必受其福。」後來由試驗而成習慣，由習慣而成禮俗，看到祭祀遂為一種道德律。尚書稱禘祫的遺風。所以說：「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，神人以和。」商湯不能祀神。所以說：「今商王受，弗敬上天，降災下食。」弗祀上帝神祇，「惟厥先宗廟弗祀。」可見不去祭祀，遂起了一種道德律。不特祭禮這樣重要，即其他種種禮俗也是這樣，順禮俗是有道德，可見道德心的發生。全靠着禮俗的功勞。孔子是遵守禮俗的人。非先王法言不敢道，非先王法行不敢行。說「述而不，信而好古。」又說：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」孔子禮德，不過死守

社會上的禮俗罷了。間有不遵禮俗的人，就叫他「邪說暴行。」可見孔子為道德家，也是俗禮出來的。

第二說人性本是惡的，不過受各種訓練，然後乃變為善。例如荀子說：「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偽也。生而有好利焉，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。生而有疾惡焉，順是故殘賊生，而忠信亡焉。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，順是，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。然則從人之性，順人之情，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，故必將有師法之化，禮義之道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。」人性既然是惡，還有什麼道德呢！後有師法之化，然後方有道德。故勸學篇又說：「故木從繩則直。金就礪則利。」荀子的性惡說，可為這派人的代表。

(未完)

### 青年都應該去當兵

(續) 叔勛

一，青年都已自覺戰爭是殘害同的野蠻舉動，是少數野心家掠取功名富貴的手段，甚麼愛國強種……等謬說，現在都不值青年一顧。若有覺悟青年都去當兵，那舊有的兵也必受青年的感化，知道戰爭是要命的！槍彈完全在兵士手裏；無論軍閥何種政爭！如爭防地，爭自衛，爭統一，或是國際戰爭一任他雙方軍閥如何下動員令，調兵遣將，兵士總是不動！或是動了，在戰場上，率性和軍閥個個頑笑，任六長官的「預放」口令，叫破了喉嚨，雙方的總是不打！軍閥縱有三輪頭臂千手千眼，也就束手，消滅了戰爭，還有甚麼兵災呢！兵士盡是有覺悟的青年，不與匪漢交易，賣槍彈，來派一竭，匪患也就自然消滅了！

(未完)

## 姊波哭

你去了！

我心痛極了！

我「爲小孩失了母親一樣！

因爲你也有我母親那般地慈愛我！

☆

你病時，

爲甚不給我知道！

口我！

你怕伎我傷心，

你不顧分受痛苦我！

那你嚴格時爲甚要寫「家庭殺了我」給我寄來？

☆

吾姊！

如你同一面死的姊妹多着！

我也許是個殘廢者！

萬惡的世界呀！

殘酷的家庭呀！

☆

愛姊！

你現在到住在自由丁之鄉了！

我呢？

畢 麗

只是整天地感覺寂寞痛苦循環着！

姚金秀於北京

☆

## 接到愛人像片後的感想

(續)

莫省吾

抵一通！

啊！痛呵！

我以愛人着了像了吧？

愛呵！

痛麼？

「沒有！不痛！

你我快向前走呵！」

☆

「到了！

到了！」

愛人呀！

到那裏了？

(我愛！

你來了吧？

你看前面不光明麼？

☆

於無錫

## 承認工學教育主義者應幹的運

動

助勞

人生的目的，在我看來，就是工與學。若是人專門工而不學，那就完全是機器，若族專學而不工，就是不能生產的人，——不勞而食的人——所以我們生活在世界上的人，無論那一個都應該工與學兼備。

大杉榮在克魯泡特金的教育論中一段說：「從事於筋肉勞動的人，無論何事，都不能滿足其思量，四體不動的思想家，因不知勞動家的世界，對之亮不能理解，於是雙方結局都成了專門外的半邊物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專門的事，也是不滿足的。」從大杉榮氏這一段的論點看來，我們也可相信人生的目的是工與學，工與學是無論什麼人，應該有的，從此，我們就可以下一個斷定，凡是生活在世界中的人，不工不學的人是人類中的蠹虫，僅工不學的人和僅學不工的人是「半邊物」。

但是處在現代的社會之中，工與學的人界限劃得很嚴，工人處於被賤視壓迫的地位，學者處於被榮幸尊崇治人階級的地位，工人簡直是學者唯一的犧牲品，附在社會之中，終日工作外，什麼事都不知道，由是，社會中一切權利統歸學者們享受了，社會上的紛爭和不安的現象也層層見迭出，社會也就陷於不可救藥的境地，今日打戰，明日打戰……爭不勞而食的飯碗！你強我弱的鬧過不休，這純全是

由於工學分業產生的。

工學是人生的目的和工學分業的結果，我們在上面已經講了，我們要進一步看怎麼，纔能達到人生的工學時代，怎樣能夠免掉工學分業的結果。

一不是推翻現代的一切制度，現在一般革命者，犧牲一己的生命、捐棄一己之幸福，終日的奔走，對現代的一切組織下猛烈的攻擊，有的實行破壞的手腕，有的借出版物不遺餘力的指目現代組織之不良，我真是有精神極了，在我對於這些革命者的精神和實行的毅力，我真是十二萬分的佩服，但我對他們還是以為不完全對、以為他們那種精神和毅力應該移向各兵工廠的工人宣傳、喚醒兵工廠的工人停止工作，告訴兵工廠工人的工作是不正當。

二不是裁兵和廢兵全世界的軍閥和政客們，敢在光天化日的城中橫行，賤視人類的人到死鄉，享淫逸的生活，並不是他們得天獨厚，有什麼上帝助他們，或生有三頭六臂，純全是他們利用羣衆的弱點，集合一般如狼似虎的兵為他們的爪牙，所以現在一般人覺得軍閥和政客們之可詠，戰爭制度之壞，於是想了一個滅殺軍閥和政客們勢力的法則，免脫戰爭的手段——就是主張裁兵與廢兵，在前者本是保守派，本是不徹底，在後者只知軍閥和政客們之能作崇作惡，戰爭制度之存在以為有兵，却忘掉兵還是和我們是一樣的人，不知兵能為軍閥和政客們便用去打戰，純全是由於軍人有戰鬥的器械，所以以為裁兵與廢兵不完善，應禁止兵工廠的工人工作、應收盡現在全世界中所有的軍器毀化之，不容許世界中有兵工廠。

未完

## 寄給樹庭的一封信——討論大會

——！——！我想：若能趁早開籌備會，那麼大會一定比較的早些成立，不然，如你說的那『非籌一筆大款不可』，試想我們無政府主義者，既不會敲竹槓，又不能刮地皮，去到那兒找這一筆大款子呢？難道一輩子籌不到一筆大款，就一輩子不用開大會了嗎？況且就指籌款一層論，也非召集較多數的同志商議不可呀！所以我總主張先開籌備會。

即如你同劍波君所主張的『各地組織各地的團體』，那自然是必須做的事了。不過總還是先開了大會籌備會，把一部分同志的意見交換一下，報告給各地同志，那麼大家組織分會時，一切計畫，纔能夠比較的一致哩阿。

我趕七月二十號，準定進京，不知道究竟能會合同志們不能！但總盼望於我未到京以前，先有人發起大會籌備會！

劍波必夏宋仙諸同志能代介紹嗎？

紹聞七月一號，

☆☆☆

## 答一怒的疑問

一怒！你的信，我接到了。「神鬼世界人世界之說，可謂『有慨乎其言』」，但提出灶爺灶奶，未免開玩笑。我嘗想用『灶爺日記』為名，作一篇家庭小說，寫中國平民生活的狀況，都由第三者板上的灶爺觀察出來，覺得有點意思。只因吾神爐執筆，把此事又放起來了！

畢

——！——！還怕作出來，惹些迷信，因現在不是甚麼『神道設教』的時代呵，這且不表，但說你另紙提出的問題。大意是說『生產力有限，人的欲求無窮』，虛的也是。但人的欲求，就有形的說，口腹身體的欲求，都不敵耳目的。欲求可怕，所以可惡，貧殖傳，開口便提出『耳目極樂之欲』來。真能擒住（欲王）！把聲色再分起來，聲又不敵色，說到好處，可以叫做（求美）觀念，色欲便是美欲。美字又能貫到別的欲上：口之於味，欲吃（美求）；耳之於聲，欲聽（美聲）；體之於安逸，欲得（美居美衣）；樣樣都求到極好處，生產力絕對趕不上。人人都要穿皮外履，天或者能為生產多數毛氈，人人都要穿繡花衣，恐怕用機器織也來不及吧！人人都要看梅蘭芳，一個梅蘭芳也不夠瞧的呵！因為天生的美麗是有限，那裡趕得上人的欲求呢？說到這裡真沒法，只好學老子的（去目）。去目，不一時叫人都把眼睛掩出來，但能（不昇可欲），自然（俠心不亂）。我有貪愛口號，未兩句云：（亦貪亦愛，一個花花好世界，不愛不貪，老子聽着瞎子看）——也露此中消息。消極辦法，不過如此，積極辦法，也只有（尚朴），『主素』，所謂粗茶淡飯，簞食瓢飲，割衣布裙，破帽單衫，素斯可矣，何必力鉤。人人全是這樣，（知足常樂），生產力沒有不足的道理。（除全世界都遭荒旱，遭震崩的特別場合，外）你的後半幅『富者每食，珍羞美味，不如貧者春糲糠為甘，世固有貧無立錫之地，而滿器自待者』，便是解決的方法。但恐人智未進，不甘朴素，則別有一救濟法：就是（尚公）！譬如一所美麗花園，被人據為私有，不許傍人遊覽，便有許多人覺得『欲求』不滿。一旦改為公園，一文不要，任人人游，能飽眼福的人，自然多起來了。而園中一切自然人力所生產的美觀物，雖有限；而供給人的（目欲）是無窮。最不好的，是現在一切科學的生產，全為資本家所享用。連梅蘭芳的戲，也不是一般平民們，能看到達

的；其他美味衣美屋，又焉能供一般人欲求呢？所以現在社會上：一方面有「生產過剩」的現象？就是那些大商店裏，每年有堆積賣不了的貨物；一方面有「生產不足」的慌恐，就是多數人，享受不到商店裏的貨物。若把商店物，却作為「清風明月，不用一錢買」；或者有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」的形勢，也未可知！所以說「生產力趕不上人類欲求」，還是相對語，不是絕對語的，略答如是，且俟詳究！

其梅

### 平民叫苦集

古今詩人，為平民叫苦者，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篇作。常思邵甫一集，以供同人參攷；彙藏書不多，空存此事於腦中者有年矣，終不能達目的，無已，因遇古人一種詩集，便檢抄幾首，而仍不免於掛漏；今特發一癡願，闢此開於「學匯」中，請同人讀古今名家詩集，有關係平民苦痛者，隨手寫寄本刊，以便彙登，暫時不拘朝前發，只注明作者姓名，一俟彙單豐足時，再行編訂，老梅特白。

### 朝飲馬送陳子出塞

明 李夢陽

朝飲馬，夕飲馬，水城草枯馬不食，行人痛哭長城下。城中白骨積如堆，云是今年築城者。但道辭家別六親，寧知九死無還身。不惜身為城下士，所恨功成實別人。去年脫控開城縣，黑山血進單于前。黃風黃塵哭震天，城門盡閉無人戰。今年下令修築邊，丁夫半死長城顛。城南城北秋草白，愁雲日暮鳴胡邊。

### 小 通 信

健民，和各地同志：「成都」「福晉」的通信處，是成都，四聖祠北街

十號，叔勸轉。

成都社啟

赤雲：學匯通信得見，今將「成都」二期寄去五份「福晉」一册，希愛收！

叔勸

揚葉兄：寄來郵片二張均照轉。但平鋪預訂「民聲」之一元五角費是

我墊的！你若不補寄，我則向魯陵處索取可也。

叔勸

各地同志：若欲與「成都」通信，而不知地址者！請詢老梅可也！

叔勸

德榮：請穿向「社會運動」的朋友說一聲，籌備七期起，每期寄二十份與我代售。

叔勸

劍波：你到京時，希先告我寓所，以便造訪。

小我，叔勸，萍踪：「成都」，「福晉」，乞多賜！

新生：聽說你到南京去了，希告我通信處！

石天柱

李宙廷君：來郵票百分之收到。書又補寄！不知此次能收到否！

克

★ ★ ★